

二胡情

文 / 刘志龙

在我的诸多爱好中，当数拉二胡和京胡为最爱。多年来，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在家中操琴拉上几支二胡曲或京剧曲牌。拉琴时自我欣赏的那种惬意，不仅驱除了劳作一天的疲倦，还为生活添加了许多乐趣。若逢休息日，则会成半天地到乐社排练室或公园里，甩开臂腕来舒展内心的情感，和乐友、歌手们一同营造并分享着舒畅的气氛。这悠扬跳动的音符，已伴随我四十个春秋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生产队里务农的我，报名参加了村里的文艺宣传队。当时，队里的乐器只有笛子、秦琴、低音胡和二胡。正是那把二胡，磁铁般地吸引我走进了酷爱胡琴的大门。

那年月，由于家庭条件拮据，没钱投师学艺，也没什么教学光盘、网络视频教学。我拉二胡，是靠一本几毛钱的《学二胡》起步的。在几近痴迷的练习与摸索中，加上向别人“偷学”，没几个月便掌握了拉一些简单歌曲的技巧。后来，随着人人哼唱样板戏风气的盛行，宣传队长带我到市里购了把旧京胡。此后的几年间，这两把胡琴成了我的亲密伙伴，多次在村里和到外村、公社、县里参加演出。虽然那时还达不到独奏的水平，但每次为演唱者伴奏时，却也为所起的“绿叶扶红花”的作用而沾沾自喜。一天晚上，公社在我村戏台组织文艺汇演，其中，我用京胡为一男村民伴奏他演唱的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唱段《雄心壮志冲云天》。由于此人患小儿麻痹，当他一瘸一拐地从幕后边唱边走上台前，组织者见状大呼不好，意思可能是唱者的身态有损于李玉和的高大英雄形象，但为时已晚。“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几句高亢、宏亮的导板，博得了台下上千观众的一片掌声，组织者只好作罢。此时，我的伴奏也更起劲了……

在多年的社会交往中，拉琴使我结识了许多琴友、乐友，其中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我的二胡启蒙老

师二叔。二叔姓李，比我大六岁，在村里论辈分比我年长一辈。1972年，他从部队复员回村。二叔在部队文工团里是二胡首席，故演奏技艺很专业。在二叔的悉心指导下，我的胡琴演奏水平进步很快，二叔常拉的《二泉映月》、《江河水》、《山村变了样》等二胡曲，不久我也能模仿着拉了。二叔有工作，他教我拉琴，也愿我能早日跳出“农”门，“吃”上文艺专业“饭”。1975年，当时的昌平县文艺宣传队招工，二叔作为后盾，和我一起去了应试现场。我拉的二胡曲《奔驰在千里草原》刚奏完，一旁的二叔便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几名评委老师也点头默许。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我没被录取。在二叔的劝导与鼓励下，我很快从招考失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更激发了愉悦拉琴、快乐生活的痴情。1977年8月，我调到北郊农场畜牧科工作，二叔听说后，为表祝贺，特意请我到北京音乐厅听了场二胡独奏音乐会。2005年，二叔因患白血病，过早离开了人世。他人虽然走了，但他的琴声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有多少次当我拉起《二泉映月》这支曲子时，酸楚中总会勾起我对二叔那深深的怀念。

星转斗移，岁月交替。参加工作后，我的胡琴几经更新，演奏技巧也不断有所长进，唯独不变的是对快乐生活的追求。近年中，本地区有多家民乐队邀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无奈工作忙碌，难以分身，只参加了巨龙国乐社每周六半天的排练活动。每每看到与乐友们排练中配合的那种默契和演出后观众们激情鼓掌喝彩的场景，我心里总是甜滋滋的……

漫漫人生路，悠悠丝弦声。胡琴这一民族乐器，将伴随我今后的退休生活，伴随一生。🎻

(作者单位：北京市北郊农场)

责任编辑：蔡基松